



万蕊千花随心绽放

陆绍阳

求“拙”味，而是灵动、活泼的，一点都不“板”，好像春天池塘里的水草，从泥里生发出来，扶摇直上，随着水波轻轻晃动它的身姿。“在动势中有向日舒笑，迎风欹斜，氤露含烟，带雨迎曦的变化”，一动百媚生，这种线条的变化、灵动使整个画面有一种生命勃发的气息，自有秀润天成的风姿！

金农画梅，不求孤标，而是万蕊千花，迎着风霜，随心绽放！虽然处于寒冬时节，世上万物多处于蛰伏状态，但金农画出这样的画，看上去，无数的梅花小精灵已经按捺不住绽放的喜悦。世忍为情，情生丹青，金农何尝不是借着清极不翻开此书，或许还会在某一页，与那清淡中含着香甜味的饼干屑不期而遇呢。

其一，夸张。在绘画中，夸张是一种常见的表现手段，它是对表现对象鲜明、有力的呈现，夸张其实是对认识对象深刻体悟的结果，着力表现所需强调的事物和想法。造成满目繁花盛开的样子，形成一种视觉冲击力，就须把梅花尽可能多地呈现出来。其实，这种经验也是从现实中来的，枝干花叶为了充分获得阳光，都是互相避让，竞相出头。所以，在构图上，金农先从枝干入手，厘清主辅的关系。主干分枝呈放射状向前后左右四面发散，除了主干从画面右下角伸出来，伸向天空以外，还有无数的细枝条生发出来，“或正或侧，运笔中锋缓缓止，不迫不促，有顿有挫，有节有律，似不用力而力自在，似无意而其意无处不在”，前枝遮主干，主干遮后枝，线条有力、自如、潇洒！画家作出如此的远近位置安排，主次分明，疏密相间。

其二，对比。如果梅花都是同一个样貌，枝干粗细相同，花形类似，虽然也会造成多的感觉，但它容易形成单调、枯燥的印象。处理“多”的时候，要给人一种节奏、韵律感，就需要运用对比的手法。在金农的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前景中，他用大笔重墨画出主干，使老干显得苍劲有力，再以浸润的淡墨挥写细嫩而挺拔的新枝，宾主分明，上下穿插，不同的墨色处理，加上互相照应的枝条，就不会给人呆板的印象，有“古干盘旋嫩蕊新”的感觉。有穿插使得花枝有前后层次，画面就显得丰厚；有交错使得花枝互相配合，盘根错节，疏而有致。

花朵的画法也是有聚有散，轻重虚实布置得当。看上去满屏花繁枝密，紧凑集中，但细看左侧的三分之一篇幅，以及左边一角的留白，就如金农深谙辩证的道理，布局有松有紧，既有空灵疏香，又有聚集之势。花用细线圈成，浓墨点蕊，明晦分明。元赵子固亦云：“浓墨点椒大是难事”，金农的一圈一点，却得心应手，他曾说：“用心四十年，才能作花圈少圈圆。”花有已经盛开的，有含苞欲放的，还有各种朝向的，形态丰富多样。花的颜色的对比，金农从平贡的粉梅、王冕的红梅中得到启发，运用二老之法，勾花点蕊，朱朱兼白白，煞是好看！

其三，韵味。用了夸张、对比手法，还要有韵味，这个韵味体现在什么地方？它的枝条不是从上往下垂，也不是横向斜伸出来的，而是从底部生发出来。每一根枝条不

“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喜欢梅，喜欢画梅花，曾有题句云：“我今常饥鹤缺粮，携鹤且抱梅花睡”，都到这个地步了，说他是“梅痴”也不过分吧！

梅花原产于中国，已经有3000多年的栽培历史，被称为二十四番花信之首。学花鸟画的人练习枝干的穿插，多先学画梅，因为梅花的枝干穿插最典型。梅花在金农全部绘画作品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他有很多画梅的佳作，既有疏朗的，带着“寂寂冷香”的作品，也有表现繁花盛开的作品。金农不像有的画家只会画一种梅：老干加几朵梅花来衬托梅花的孤寒，追求“鹭立空汀”的极致。金农是少有的能够把繁枝密萼呈现出来的画家，在这一点上，他跟元代的王冕有相似之处，两种方式都能运用自如。其实画繁花难度很大，对画家的技巧要求更高。画家需要控制力，更需要有把控全局的眼光，而不只是处理一个局部，是靠全面、整体的布局，把梅花整个铺满画面，造成视觉上的感染力，跟画单枝梅花完全不同。

我们看收藏在上海博物馆的一幅《红梅梅花图》（立轴，绢本设色，纵138厘米，横65.5厘米），就能感受到它的独特之处，这是金农画繁花的代表作之一，在这幅作品里花枝繁密，生机勃勃，打破了画



说说“蒙古马精神”

杨锦

“来自历史深处的蒙古马，带着汗血和荣光，桀骜不驯，从来不曾跌倒，从来不曾屈服，每一匹蒙古马，都是一个倔强的灵魂……”，诗人苏厉铭曾经用这样的诗句来赞美蒙古马。作为故乡在内蒙古的我来说，记忆中对体形并不高大威猛的蒙古马却充满了敬仰和崇拜，小时候读过的《骑兵连》《最后的战马》的故事，都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如果说蒙古族是马背上的民族，而蒙古马就是象征英雄的马，许多的诗篇对蒙古马充满了赞美，蒙古马是草原的灵魂，不畏严寒酷暑，不惧风霜雨雪，马群纵横驰骋在辽阔无比的草原，铿锵的马蹄声写就了蒙古族的历史，蒙古马穿越历史的硝烟，跨越时光的隧道，与蒙古族人民血脉相连，与绵延的河流、与苍茫的大地同在，它们深深扎根在北中国辽阔的土地上，蒙古马生命力强、耐力强、体魄健壮、吃苦耐劳、一往无前，驰骋在硝烟弥漫的历史疆场，守护在无边的草原，它们是一个民族的希望和寄托。也许这就是“蒙古马精神”，蕴含着进取、奋斗和奉献。

今年5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再次提到要弘扬“蒙古马精神”。这既是对草原人民的嘱托，更是对全国人民的激励，这对抗击疫情逐步复工复产恢复经济更具有现实意义。

6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

自治区锡林浩特市参加牧民那达慕大会时，曾这样勉励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蒙古马虽然没有国外名马那样的高大个头，但生命力强、耐力强、体魄健壮。我们干事创业就要像蒙古马那样，有一种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精神。”这是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明确提出“蒙古马精神”。其实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蒙古马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真实写照，可以说与伟大的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迁精神等一脉相承，这种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在中华民族的血脉里流淌，根植于古老民族悠久的历史与文化沃土，成为中华民族艰苦奋斗、不屈不挠、永不言败、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力量，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自治区考察调研时，希望内蒙古自治区的同志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的要求，弘扬“蒙古马精神”，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这是他又一次提到“蒙古马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殷切的希望，激励着草原儿女一往无前的前进脚步。今年4月脱贫攻坚战场传来捷报，内蒙古20个贫困旗县退出贫困县序列，我国第一个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全面脱贫摘帽，从茫茫林海到广袤草原，从万顷良田到戈壁沙漠，一项项脱贫攻坚举措精准落地，一个个贫困家庭气象一新，内蒙古全自治区贫困

发生率由2013年底的11.7%下降到0.11%，这是了不起的奇迹，这是“蒙古马精神”的成果展示。乌兰察布市地处燕山至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地上无草，地下无宝”是这里真实的写照。农民主要靠马铃薯、莜麦为生。如今，乌兰察布的马铃薯已成为全国闻名的品牌，“中国薯都”的广告牌立在城市的高速路边。今年两会期间，乌兰察布市长费东斌代表向习近平总书记推介了乌兰察布的马铃薯。在今年抗击疫情最紧张的日子里，内蒙古兴安盟市突泉县社区民警何建华主动要求到任务最重的长途汽车站进行布卡查控，坚守在疫情防控第一线，不幸牺牲，公安部授予他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荣誉称号。何建华用生命和热血践行了“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忠诚誓言，也践行了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蒙古马精神”。

2020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全国人民经历了抗击疫情的非凡战斗。今年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我们仍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围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把防风险、打基础、惠民生、利长远的改革有机统一起来。面对艰难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当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坚定信心，同舟共济，一往无前。

二

我时常也读书，虽不至于沐浴焚香，但每捧起书本前，需将屋内规整一通或打扫一遍，非看着屋内整洁如新，地板光可鉴人，方才能坐定看几页书，所以有时一天下来，一半时间用在打扫房间卫生上。这可能与我爱好整洁有关。

与我好整洁一面格格不入的是，我读书又有一大癖好——喜欢吃零食，常常是各种花生、瓜子等干果一类，吃得满书桌果壳。每每打开书本，翻不了几页，就感觉嘴里少点东西。于是乎，每隔一阵就要寻觅一些零食来吃，仿佛要将看的内容，随同零食一并吃下去。

一日翻看《鲁迅杂文精选集》，看鲁迅先生“冷静表壳下抑制不住地迸发出来的激情文字”（王元化语），但见他一会儿抨击时弊，一会儿剖析国民性，一会儿又冷嘲热讽同行及文学界现象，有时看似幽默、调侃的语言，分明又透着犀利和峻急。看到热闹处，我就寻思着要吃点什么东西。那天家里零食一时断货，遂将头天吃剩的糖油饼从冰箱里找出来，嘴里边嚼边看。鲁迅先生在《华盖集续编》之《无花的蔷薇》一文中提到徐志摩和陈西滢互夸一事。徐志摩在《晨副》上夸陈西滢说，用天津话说，西滢是当得起“有根”的学者；而陈西滢则在《现代》上夸徐志摩，说他是“中国新文学运动里尤其有思想的文人”。对此，鲁迅说：“中国现今‘有根’的‘学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总算已经互相逃出了。”看到这，我噗嗤一下乐了，这一乐，便把嘴里嚼的糖油饼喷到了书上，赶紧找餐巾纸擦拭，可惜书上还是留下一块斑斑污

迹。看着那浸透油的文字，心里不免有点懊恼，“睚眦必报”的鲁迅先生泉下有知，一定要怪我不尊重他的文字吧。

王元化说，今天我们评价和研究鲁迅，“需要对鲁迅的对手，如早期代表文化传统派的《甲寅》杂志，陈西滢和他所属的新月派首领胡适、提倡语录体小品文的林语堂和以苦茶名斋的周作人，以及在另一领域内，而属同一营垒的创造社、太阳社，直到晚年时‘左联’内部的两个口号之争，都进行系统的探讨，占有充分材料，才能作出公正的史的评述。如果只根据鲁迅本人的文章来品评，明于此而昧于彼，那就会使他的许多针对性的观点难以索解”。对此，深以为然。

我看书时，吃水果和点心居多。一日，边吃橘子边看钱宾四先生《中国思想史》一书。钱宾四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了温情和敬意。他说：“研治中国思想史，最好能旁通西方思想，始可探讨异同，比较短长。”同时又说：“我们不能说西方思想已获得了宇宙人生真理之大全，同样不能说中国思想对此宇宙人生之真理则全无所获；亦不能说中国思想对宇宙人生真理之所获，已全部包括在西方思想之所获之中。如是始可确定中国思想史在世界人类思想史中之地位与价值。”

他的这本《中国思想史》，上起春秋中晚期的子产和叔孙豹，下迄现代孙中山，每章虽简短，但涵括了中国历代主要思想家及其思想要点。在陆象山一章，陆说“今天下学者，惟有两途。一途朴实，一途议论。足以明人心之邪正，破学者窟穴矣”。又说：“千虚不博一实，我生平学问无他，只是一实。”“人心只爱去泊着事，教他弃事时，如鹤失了树，更无住处。”“读书须血脉骨髓理会，今学者读书只

是解字，更不求血脉。”对此，钱宾四先生解析道，象山之学，正在“简”上着精神，学者窟穴便在议论，议论亦是泊着事，否则是虚；解字亦是泊着事，否则亦是虚。“总之解议论全在外皮，不关自己心髓，从来读书人自有此病”。故“象山讲学，一面能指点出人病痛，一面能激发得人志气”。读此，我不禁击节赞叹：象山一语中的，钱宾四先生解析精彩，深中肯綮！而象山所说“今学者读书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这个“今”也是中了今日之今啊！感慨之余，把久含嘴里的一瓣橘子猛咬一口，吡的一声，几滴果汁溅到了书上。呜呼，钱宾四先生惟有叹气：只顾吃，哪管书中血脉的人啊！

读完许倬云先生的《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一书，吃了两包奥利奥牌的柠檬夹心饼干。许先生是钱宾四先生的同乡晚辈，据说他私淑钱先生的学养方法，对其日后的史学与治学有很大影响。书中，许先生通过“自——他”的转换和“中心——边陲”的互动，指出不论是历史上的共同体，还是文化性的综合体，“中国”是不断变化的系统，不断发展的秩序。“‘中国’是一个复杂的观念，因此其‘自——他’关系，也是许多不同的形态。”在许先生看来，“没有绝对的‘他者’，只有相对的‘我人’。几千年来，所谓‘天下’，并不是中国自以为‘世界只有如此大’，而是以为，光天化日之下，只有同一人文的伦理秩序。读许先生的书，会被他优美的文字所感染；被他打通中西、纵观古今的学问所倾倒；被他大家的风范和情怀所震撼。《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自不必说，《中国文化的精神》亦如此。

难怪许纪霖说：“有学问的专家不谓不多，但有智慧的大家实在太少，而许先生，就是当今在世的大智慧者之一。”读《我者与他者》期间，饼干及其包装纸都充当过书签，以后哪天再翻开此书，或许还会在某一页，与那清淡中含着香甜味的饼干屑不期而遇呢。

在我的零食中，曲奇饼干和桃酥是我的最爱。最近迷上一款曲奇饼干，迷上它如同迷上邓晓芒先生的《灵之舞：中西人格的表演性》。一生从事抽象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邓先生，在研究康德哲学之余，一直希望用一种不同于抽象的逻辑体系的哲学方式，“从自己亲身体验的哲学处境出发，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里去发掘我们的灵魂，去展示我们的生存状态”。对于他在书中所思所想，他说：“人与人不必一致，也不可能一致。嬉笑怒骂，冷嘲热讽，或是沉思冥想，退而自省，这都不是什么端正世风、提高他人素质或振兴民族文化的宏伟蓝图，只是我个人的一点兴趣，值不得大肆张扬的。”但是，他又说：“我期待的是彻底平心静气的对话者。”邓先生此书，始终致力于人性的深层次思考，它并不像那些严肃的学术著作对某个问题作一种纯粹概念的分析，而是结合了他的人生体验来谈普通老百姓感兴趣的话题，越看越有味道，我愿意吃着最爱的曲奇饼干，在《灵之舞》中与他慢慢对话。

读书与零食

张琳

读书于读书人是分内事，也是张口说话的依凭；于普通百姓言则是兴之所至、趣之所在的事情。不过，不同人读书有不同习惯和讲究。

据说“焚香读书”“焚香抚琴”“焚香煮茶”是古人喜好的三件雅事。焚香抚琴、煮茶，今在一些附庸风雅

